**时 文 美 文**

**第六期**

**高一语文备课组 2015年10月8日**

**主编：瑞者无疆**

★新闻事件：

据新华社电 德国总统高克3日表示，由于战争等原因，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尤其是德国，使德国面临新的内部统一任务。

　　10月3日是两德统一25周年纪念日，高克与总理默克尔等德国联邦政府、议会、宪法法院主要官员以及各联邦州州长等参加了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庆祝活动。

　　高克在庆祝活动上说：“已经在德国的人要保持团结，同时也要把来到德国的人们团结起来。”

★新闻链接：

柏林墙，正式名称为反法西斯防卫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在己方领土上建立环绕西柏林边境的边防系统，目的是阻止民主德国（含首都东柏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或“西德”）所属的西柏林之间人员的自由往来。

柏林墙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全长155公里。最初是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料的边防围墙，后期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反车辆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柏林墙是德国分裂的象征，也是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

1990年5月18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波恩签署《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1990年8月31日，双方又在柏林签署《两德统一条约》。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并入联邦德国，德国和柏林完成统一。民主德国的宪法、人民议院和政府自动取消，原14个专区为适应联邦德国行政建制改为5个州，并入联邦德国，分裂40多年的德国重新统一。东西柏林的道路、铁道及桥梁在围墙倒塌后迅速接连在一起。而柏林墙原址仅有少部分存留，其余几乎被拆除殆尽。有三处较长的存留。

两德统一后，虽然柏林围墙不再存在，但仍有其他无数障碍存在，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席卷民主德国企业，导致数百万的民主德国人失业。民主德国人认为联邦德国人贪得无厌，联邦德国人觉得民主德国人好吃懒做，此一现象并反映在德东与德西地区之间的社会及经济现象。

★评论文章：

推倒一面墙需要多长时间

叶克飞

从德国汉堡到什未林，直线距离94公里。在高速极为发达的德国，这意味着仅需大半个多小时车程。

不过，两德未统一时，这短短94公里意味着两个世界的隔绝。这一头的汉堡，是德国第二大城市、世界级大港、德北经济和文化中心，另一头的什未林，尽管曾是历史名城，却被人遗忘。

即使到了今天，当你穿越这短短94公里路程后，仍然可以感受到两个城市的差异。汉堡十分繁华，市政厅一带人流滚滚，甚至到了摩肩接踵的地步，在欧洲已属罕见。汉堡港密密麻麻的船只，也见证着自由港的荣光。至于什未林，虽是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首府，但街道颇冷清，从被誉为“德北最美丽城堡”的什未林城堡向市政厅步行，沿途有几条街道几乎无人，直到市政厅的湖边才稍有人气。就像其他欧洲城市一样，人们集中在餐厅和咖啡厅外，晒着太阳，吃吃喝喝。

19世纪时，什未林曾是重要的贸易城市，但在二战后，它被划入东德地区。它甚至没有在东德样板式的工业建设中得到多少好处，它乃至整个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都以农业为主。

两德统一无法迅速消弭东西德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即使德国是欧盟中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即使德国向前东德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时至今日，东西部仍存在收入差距。不过，东部的变化还是明显的，尤其是那几个“样板城”都拾回了昔日容光。比如号称德北最美城市的德累斯顿，图林根州首府埃尔福特。

我对这两个城市的印象，便是除了人们的英语水平普遍比不上前西德地区外，其他都与前西德城市差异不大。可什未林并非如此，这个号称“七湖之城”的城市在我心中可排名“德国最美城市”的前五位，但以它为首府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据说也是德国目前最穷的一个州，失业率一度排名第一，二十多年来已有几十万年轻人远赴他乡寻找工作。

这是东西德差异的一个缩影，似乎比同样美丽的德累斯顿和埃尔福特更真实一些。但我仍然对二十多年前推倒柏林墙的壮举充满敬意，至于经济差异，与其说是德国人不够努力，不如说是前东德的“门面经济”外强中干，或者说前苏联的控制遗毒太深。

**而且，即使经济差异被抹平，也不会立即抚平心理的创伤。对思想、自由的禁锢，往往会制造一代无知且无畏的群体，他们又会在教育中影响自己的下一代。唯一能抚平这种政治创伤的就是时间。**

德国向以路网发达著称，但其高速公路在不同地域却有着差别。在传统经济发达地区巴伐利亚州，高速大多是双向四车道，双向六车道的路段不算多，车流极大。从西德前首都波恩前往汉堡，途经明斯特、不莱梅等大城，沿途高速则以双向四车道居多，车流量也大。而从德累斯顿前往波茨坦，三百公里的路程只需两个小时，从什未林横穿德北过境德国，也只花了两个小时，原因有三，一是沿途很少限速，二是道路宽阔，三是车少。

不同路况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状况。巴伐利亚州作为德国老牌工业中心，路网铺设较早，因此路相对较窄，汉堡等地同样如此。从德累斯顿到波茨坦乃至柏林，还有什未林与柏林之间的德国中北部，都是前东德区域，路网多于近年铺设，因此道路宽，加之工业不及原西德地区，故而车少。据说，统一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德国几乎重建了前东德地区的路网，花费之大可想而知。

在建筑方面，许多火柴盒式的赫鲁晓夫式建筑仍然存在于东部地区，但大多刷上了鲜艳的颜色。

这些景象都印证了德国人的努力。2011年，德国东部地区的平均工资仍比西部低17%。许多人把这些数据当成了如今的德国东部不如前东德的佐证，其实站不住脚。因为在统一时的1991年，东西部工资差异为60%。

这一切都与德国统一后的倾斜制度有关。如今的德国以欧元为流通货币，马克早已成为历史，不过，在纪念品商店里，可以见到缩微版的德国马克纪念品，它分为东德马克和西德马克。

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采取了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支持东部经济改革。当时最重要的举措当属东德马克对西德马克的兑换。西德人抛出了大手笔，前东德公民可按1:1的比率将手上不值钱的东德马克兑换为西德马克（如按实际汇率计算，东德马克被高估了400%）。此外，德国政府还向前西德人征收“团结附加税”，占个人收入的5。5%，用于原东德地区的建设。

而且，经济并不是唯一。有一项统计结果显示：85%的东德人和81%的西德人认为东德人应当为通过和平方式结束原社会形态而感到骄傲。对于“统一后，哪些梦想被实现”这个问题，90%的受访东德人和94%的受访西德人提出了同样的答案：**法制和自由**。

**德国作家彼得·施奈德曾写道：“清除大脑中的柏林墙将花上比清除实体上的柏林墙长得多的时间。”对于曾经历过两德分裂的人来说确实如此，但对于年轻人们来说，他们的大脑中从来就没有柏林墙的存在，他们没有经历过父辈的压抑，自由如空气般与生俱来。**

【注】本文原标题《自由如同呼吸，柏林墙只是记忆》，选文有删节。

叶克飞，《南方都市报》每日专栏版写手。发表影评、乐评、小说等数百万字，2008年开始在《南方都市报》连载《金庸政治学》。

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刘瑜

1961年8月15号，19岁的下士舒曼在一团铁丝网边站岗，他的西边，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他的东边，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骂他。后来他回忆说：“我只是在尽责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骂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难过极了。”可能是他眼神里的惊恐被察觉了，西边的人转而对他大喊：过来！过来！舒曼犹豫了一阵，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纵身一跳，越过铁丝网——

跳到了西柏林。

这是东西柏林被正式封闭的第三天。后来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所在的位置，当时还只是高低不齐的铁丝网。舒曼跳过铁丝网的情景，正好被记者拍下，成为冷战德国的一个经典照片。

在Frederick Taylor的这本《柏林墙》中，舒曼的跳跃是一个意象：书中形形色色的舒曼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到西柏林去本来是不用“跳”的，“走”着去就行。但从1949年民主德国建立开始，走着去西柏林并且一去不返的人实在太多了：1953年，40万东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万；1955-1959年，每年25万；1960年20万……12年里，东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东德的社会主义天堂不久就会空空如也了。**为了将人民挽留在天堂，东德总书记乌尔布里奇在苏联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墙。对他来说，这堵墙是对西方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讽道，这堵墙是他对失败的公开承认。**

今天回头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左翼年代。我看过一个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组织“红色军系”的电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审判该组织时，法庭上广大听众简直可以说是在为其热烈喝彩。掌声虽然热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没有谁穿过下水道爬到东德去。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

**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 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书里有个情节颇有趣。在一个横跨东西柏林的建筑里，一个东德人试图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的西柏林。楼上，东德警察从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楼下，西德人则从下面拽住他的脚踝。“一场拔河比赛就此展开，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边，这个逃跑者取得了胜利。**”我想，在这里，作者的“重力”一词，也许可以做很多意味深长的解释。**

【注】刘瑜，学者、作家，就职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著有《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等，本文选自《观念的水位》。该书是作者近年的专栏和随笔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给《新世纪》的时评专栏，第二部分主要是更早些时给《南方周末》的国际时政专栏，第三、四部分主要出自《新周刊》的政治书评影评专栏，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些更个体化的杂论。

链接：人民网专题报道：两德合并二十年——只要统一，不谈主义

文化散文：

常驻南京的意大利“亚圣”

陈丹青

今夏在金陵朋友席宴上得识意大利国驻宁商务代表罗马市人孟斐璇同志，中文“特棒”， 娶位中国太太，都不消说得。因饭桌上初次见面没话要来找话说，我拿布兰姆西帕索尼里皮兰德罗费里尼诸位的名字现批现卖，半滴醋瞎晃荡，弄得孟同志以为我了解意国文化，当真同我谈起“知识”来。我的“知识”，本是转瞬见底，到他不知怎么地说起先秦诸子，我就舌头打了结，情急之下，想起前天正好在湖南路书店买得一本孔夫子的《论语》，虽还半页没有读过，也赶紧拿来虚晃一招，不料老孟——他其实至少要小我十岁以上的——扶正了眼镜，问这《论语》是哪个版本，我哪里知道呢，于是他一连说出四五个建国后不同校注者的名姓，极诚恳地劝我怎么也得有一本朱熹的《论语》注本，这才再读别的本子比较地好。我招架不住，只得说上那儿去觅呢，连这本《论语》也是长这么大头一回在书店看见。他将又浓又长的眉毛这样那样地拧着说，没问题，我来给你找！这才总算“论语”话题告一段落，放我低头吃菜去。

都说世上“最讲认真二字”的要数共产党员，我怎么老是遇见无党无派的白人兄弟这么喜欢叫板呢？下一回请去他寓所聚，他真的已经买到某人校注的《论语》本送给我，还再三解释说是朱熹本一时难觅，很对不住的意思，倒好像是我命他办事他没办好似的。我谢了又谢，心里巴望他别去找了。那一夜，他特意领我到楼上书房给我亲眼瞧瞧朱熹的本子，我看他满满当当足有上千册中文书的书架，眼就晕了，又见那书页上密密麻麻他手写的中文笔记，我脑门子渗出汗来。他不是学者，本职是商业。他属兔子，据说，当年的北大清华单是文科就有五六名教授都是兔子，而此间的朋友干脆戏称老孟为孟夫子，我算上撞上一位意大利籍的“亚圣”了。

我与孟夫子仅得三回见面，末一次是出去玩。车开出玄武门，忽然他就从前座回头冲我笑，递过来朱熹同志的《论语》本，连另几本先秦某子的书（真糟糕，此刻我又不记得是哪本书了），之后他就眉目平顺，遂了夙愿似的。我无话可说，捧在手里，沉甸甸不知如何是好，我明知日后不会当真读，读了，也难洗心革面，摇身变成“我们读书人”。**读书好比进食，早餐午饭一路饿下来，晚上一块儿吃？**

知识青年长在知识的荒年，我辈的本事，即自幼练就一套空腹活命的好习惯，忽然遭遇当今的出版盛世，每到三联之类书店，放眼看去那满坑满谷的书，我却饱也不是饿也不是：原来胃口、食欲、消化、健康，不是一回事。想看，想买，买得过来，看得过来么？**先秦诸子的书总算出齐了，那是中国文化“早餐”的“早餐”，呜呼，“人无百岁”，我辈积欠的书债却是何止千年。我虽知道自己不会怎样去读书，时或也就不由自主掏钱买：杰克·伦敦曾在《热爱生命》里写那海难幸存的家伙饿得惨，人送片面包他就藏到被褥底下煞有介事存起来，积久了，铺成床垫似的，全发霉。我瞧见家里如今满进满出的小书柜，就想起那饿鬼的床下，此刻拿来形容，却是也像也不像。怎么办呢，人总的骗骗自己吧，只要不骗人。**

倒是这回在南京买到了《古诗源》，大喜过望，翻开来，读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便即神往。胡兰成书中引用的那首汉府乐也在：

来日大难，舌燥口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

一口气读完全篇，真好真好。何以见得好呢，我却没有言辞，只是“皆当喜欢”。

至于老孟送我的两本《论语》，实话实说，到今我也没坐下来专心读，翻开几页，总觉是假装，仿佛看在意大利孟夫子的面子上。此刻我仅记得其中两句话，其实只一句，夫子连说两次，四个字，即学生问起他对某人的看法，他就说：“彼哉，彼哉。”我赶紧看白话注释怎么解，原来是：“他呀，他呀”，不屑一提，不值一谈的意思——这说得有多好呢！我记住了，虽然我也说不出好在哪里，所以格外觉得好。

哪天有人问起老孟专意送书的那小子如何，他应该说：**彼哉，彼哉。**

【注】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业余写作，出版文集有：《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本文节选自散文集《多余的素材》，全书以日常细节牵动种种记忆，并获得历史感。